

## 《〈日本人〉の境界》經典研讀活動

導讀範圍：第 23 章 反復歸（頁 597~626）

導讀人：林世偉

導讀日期：2010.03.24

### 第 23 章 反復歸

沖繩的「日本復歸」是怎樣呢？以此為題，對日本取得沖繩有何影響？獲得什麼？接著對於未來又該做什麼呢？對沖繩復歸日本有何影響？獲得什麼？該做什麼呢？所言的關聯性，是特別具有思想的問題。雖然是具有思想的問題，但對此問題所帶來思想境遇的空白中，因為戰後沖繩的「祖國復歸」運動（「國旗復歸」、「反戰復歸」）的成立，故今日沖繩的思想與運動，是兼具悲劇與喜劇的。

儘管如此對上述所言，單就戰後沖繩思想與運動來看並不顯著，以先前提及羽地朝秀、向象賢的「日琉同祖論」開始，明治時期謝花昇的民權運動，更由伊波普猷確立之，也就是說達到「沖繩學」，一切以政治理論與行動指標、學術的要素為基礎，來決定是悲劇還是喜劇。

「反復歸」論者之中，最為人所周知的是新川明，對反復歸有所敘述。<sup>1</sup>

「反復歸」的思想，1972 年返還的方針是由日美政府間做的決定，但從 1969 年左右開始便已急速的抬頭。當時，每位沖繩人皆一面倒的支持復歸，並進而認識到本土的政黨與運動，以及知識份子等，故該思想的出現或者是不知所措，或者是有所共鳴，或者是激烈的反彈。

追查當時復歸運動，並復原該思想，是與 1940 年代開始存在的以前之琉球獨立論略有差異的。

~~原文 頁 598~~

該思想不僅批評向「日本人」同化，也對不問左右而支持國民國家的邏輯，提倡了「不贊成」的思想。該思想的出現，成為追求百年來持續進行著向「日本人」包含與排除，進而類似於國民國家。

#### 琉球獨立論的派系

在探討反復歸論之前，先概觀論述從講和會議前後便已存在的琉球獨立論。

---

1

從復歸運動方面來看，反復歸論屢屢被與獨立論看做是同樣的理論，然而，事實上反復歸論與獨立論是相當不一樣的理論。

關於戰後沖繩身為獨立論的政治家，以組織沖繩民主同盟的仲宗根源和與琉球國民黨主席的大宜味朝德等是最被知悉的。首先，仲宗根在 1950 年代初期的認識日本中，有以下的論述：<sup>2</sup>

假使日本希望沖繩歸還的話，那她是為了希望獲得沖繩的土地。人口過多的日本，並不希望獲得沖繩的人民而是希望獲得土地。……如果日本政府與日本政黨希望沖繩的歸還，是在獲得沖繩土地的同時，也僅只希望獲得選舉時的選票，並非真的關心沖繩全住民的幸福。

為何如此呢？是因為日本政府也好日本政黨也好，對領土的縮小，人口過剩的問題無法解決，甚至連現在日本人民的幸福也無法維護，故對於無法收回沖繩，而感到相當麻煩。就日本的勞動者而言，多數的勞動者甘願接受低薪，而硬加入在他們（日本勞動者）之中，徒增他們（日本勞動者）生活困難的條件，應該會相當不快樂。假如日本有能夠接受（低薪）的人的話，我想也會有日本資本家想要聘僱甘願接受低薪的勞動者。從日本到沖繩並無任何拘束，若沒有任何條件而使人們與資本自由進出的話，日本失業者多數將會湧進（沖繩）那麼沖繩勞動者情況將會越來越困難。假如沒有任何辦法的沖繩勞動者逆向進到日本的話，將變成潛入日本最低薪資中而別無辦法。從日本湧進沖繩的資本力，

~~原文 頁 599~~

應該在沒有多少時間內便可完全壓倒沖繩弱小的資本吧！那麼應該明白知道這些懇切道理的沖繩政治家們，為何頻頻催促喊叫復歸日本呢？只不過是嘗試隱藏他們對於現實政治沒有勢力的責任，以獲取「人氣」的目的。

上述認識了仲宗根的情況，該引文後段所言是部分符合於事實的。雖然，日本為了宣洩過剩的人口之目的而希望獲得沖繩的土地，然而，預測了復歸後日本的失業者將大量流入沖繩，絕對是不適合的。預測了沖繩人將成為日本下層勞動者，這乃是從復歸前便發生的情勢。儘管因分割固定化日本與沖繩的經濟差別助長了外出工作，但由於日本資本寧願為了利用這個情況而支持復歸尚早論，而此問題乃是 1960 年代以來，成為復歸運動促進的論據。1950 年代初期多數是支持復歸反對論的情況下，沖繩與其在美國的佔領下，不如復歸日本以達到經濟的成長，這是仲宗根料想之外的。

另外，1950 年代復歸反對論或者信託統治論的情況下，當時的獨立論一般來說是親美色彩濃厚的。仲宗根公開說明「我反對向美傾倒或向日本傾倒」，一方面對於日本感到不信任，仰賴美國不改變對沖繩的統治之國際環境，**訴諸與美協調**。他對抗沖繩人民黨，加強了其反共色彩，其高呼「人民黨的日本復歸論是

戴著日本復歸的假面具的俄羅斯歸屬論」、「爲了守護我所愛的琉球民族，我將與共產黨而戰」等，眼看就要復歸之前，其做了「異民族統治的數十年比同民族統治的數百年（慶長以來）完成了驚人的大進步」等發言，以讚美美國的統治。<sup>3</sup>

組織琉球國民黨的大宜味之情況是，則出現在更加親美反共色彩之前。以其爲中心，在 1947 年組織社會黨，其主張其政策並說「吾黨是琉球民族的幸福，確信歸屬於美國以期產業教育文化的美國化」，1951 年歸屬議論中，高唱「支持美國的世界政策」、「強化防共精神」等，故主張信託統治。

~~原文 頁 600~~

之後在社會黨消滅以後，他於 1958 年組織琉球國民黨，主張「琉球的反共自治」、「英語教育作爲小學校的正科」等。接著，日本經濟成長以後，強調日本經濟的脆弱，在美國的援助下，與台灣、韓國等共同成爲美國的反共堡壘，提倡獨立。當然一邊述說「琉球在日本時代並不好」的大宜味之主張，一邊形容在 1960 年代，立法院與那霸市長等選舉中的候選人爲「馬戲團中的小丑」，**作爲泡沫候選人即使得票也非精華**。<sup>4</sup>

據此，戰後初期主張沖繩獨立論的（團體）相當多，因此具有大大小小親美反共路線。1957 年琉球獨立協會所發行的小冊子中敘述「多少共產主義者們，批評著美國，但無法否定、去除美國對琉球施行民生經濟的輝煌成果。」，另外以沖繩基督教同志會之名義發行的文書中記載「美國乃憑藉著基督教而興起，憑藉著基督教引導我們的前輩與兄長」，並依據著「福音的宣傳與美國的力量」來倡導沖繩獨立論。<sup>5</sup>**這麼做了的獨立論**，立足在有利於經濟的前提下，與其依賴日本不如依賴美國，（雖然）日本經濟是能見到會有預想以上的成長，（但是）圍繞在土地問題等而與美軍的對立更加深化，因而失去了支持。

然而，上述的獨立論中，不僅只有親美反共的路線，尚有一個特徵。該特徵不用多說，那就是強烈不信任日本。前述沖繩基督教同志會所發行的小冊子中記載了「從薩摩的暴政到日本政治的三百餘年中，沖繩的榨取經濟，直至最後將榨乾了島民的肉與血。」；琉球獨立協會引用了美國學者的說法「日本政府用盡一切的方法，利用琉球、獲取琉球的目的，只是不希望有所犧牲。」，並且形容復歸論即是「日本從屬同化論」、「成爲脆弱反民族的奴隸感」。大宜味又述及「不可忘記，日本領有琉球的八十年間歷史，是憑藉其權力的、經濟的來統治貧困、虐待、劣等化的，那是令人吃驚非民主的，受難民族的受苦年代」、「這個事實現在的年輕人並不知道，那全然是悲慘的事物」。<sup>6</sup>

仲宗根源和，在 1955 年所進行的論證有以下的敘述：<sup>7</sup>

---

3  
4  
5  
6  
7

～原文 頁 601～

我對於強調「日本復歸」的人們之心情，與其他們以批評的眼光來看待親美的乃至於依賴美國的人們，不如質疑其（主張之）結果是否具有優勢。雖然說依賴美國不好，但是難道沒有想到會過度依賴日本嗎？……與之相反，一般住民不向美國一邊倒的話，那也不會向日本一邊倒的。一般大眾，生活變得富裕是首先第一的目標，其次才會追求更高的、最大的希望。現在沖繩中，狂熱信奉的美國依賴主義者已經不在了，而以狂熱信奉的日本依賴主義者居多數。這理由是，為了與美國在現實的政治、經濟關係上更緊密結合，多多少少對於現實有所不滿與不平；為了與日本疏遠，而（對日本）全部都被理想化了，懷念、愛戀的情感增強了，因此無論什麼都被美化了。

仲宗根對此繼續說到，依據薩摩與明治政府持續強調統治的歷史，其警告「現實的不滿是，滿足日本復歸的悲壯誓願的願望、想要附帶著理想，以解決全部問題等，將會發生意想不到的錯誤。」<sup>8</sup>

從仲宗根開始，戰後獨立論的潮流，是沖繩所產生的土壤中，潛在著對日本本土的不信任。那是，在獨立論全部的內容與現實性，皆掌握詢問復歸論者在與美國對抗中，所產生的日本像之直接要素。然而，那些是在對復歸尚未有夢想、理想的時代，並非真正的關心。可是，在 1960 年代末，開始採取沖繩復歸狀態的時候，反復歸思想也應運而生。

## 復歸的現實化

前面提及反復歸論的討論，在此粗略的說明那時的時代背景。

關於沖繩復歸運動的變化已經有所了解，從前章所述及的「國旗復歸」開始轉換到「反戰復歸」。

～原文 頁 602～

該轉換點，再再指出是在 1965 年 8 月首相佐藤榮作訪問沖繩，那當時的背景是越戰加劇的時代。由於越戰，美國以沖繩作為補給基地、空軍基地，使得沖繩的價值再次提高，而且與美軍的犯罪增加相互結合，使本來潛在於沖繩的反戰反基地的情感更加強化。

佐藤首相的訪問沖繩，在美國—日本—沖繩三者的關係中，此訪問成為轉捩點。從這個時期前後開始，隨著自民黨政權與美國政府積極的進行交涉返還（沖

---

8

繩)，在前章也有論述到是在 1966 年度開始，對沖繩的援助倍增，一口氣接近到美國政府援助額的兩倍。這種傾向是年年持續，至 1972 年日本對沖繩的援助，增加額是 1966 年的六倍以上，與之呈現反比例的是美國方面卻減少了援助比率。<sup>9</sup>美國爲了營運基地，因此有必要平息由於經濟援助而引發沖繩內部的不滿，單就進行戰爭負擔已經很大了，由於爲了不使（沖繩）成爲重擔，故有必要將沖繩的統治費用轉移給日本政府。

然而，經濟的援助單方面增額，對縮小基地、成爲壓抑人權元凶的美軍的施政權而言，面臨被擱置的局面。正式來說，該進行的路線被稱爲「累積方法」或者是「一體化政策」，而無法放棄返還沖繩，首先經濟援助等提高到「日本平常」的沖繩水準，至於施政權則以〈漸進的〉方式解決。日本的革新勢力批評自民黨現狀固定化的漸近路線，強調裁廢美軍基地並主張「無條件立即全部歸還」。

在 1960 年代後期以來，伴隨著日本對越南反戰運動的提升，沖繩問題也成爲一般聚焦關心的問題。然而，日本方面的關心是，無法消除急劇高漲的情感。根據所談論過的，「連島戰爭」時期以後，一般輿論與宣傳媒體的關心是低調的，與沖繩問題相關出版品的發行，幾乎是集中在 1960 年代後半時期。那些出版品幾乎都是革新派反戰復歸立場的東西，至今存留的復歸運動影像，大體上都是在那個時期形成的。

~~原文 頁 603~~

必須指出與那些相關聯的事情，因此至 1960 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和平運動，常常無視沖繩的事情。例如：1960 年所修正的日美保安條約，有著共同防禦地域，即是條約中的「日本」是否包含沖繩的問題。仲吉良光等人認爲在修正的日美安保條約中當然要包含沖繩，並以此向自民黨政權請願，但革新勢力與一部分的自民黨，則認爲不該包含沖繩。持反對論的理由，是在於沖繩已經成爲美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域中重要的軍事基地地域，而將沖繩包含於「日本」之中，將會連累日本本土進入到冷戰軍事體制之中。安保條約包含沖繩，被稱爲是「火中取栗」，最後安保條約中共同防衛地域被限定在「日本國施政下的領域」。<sup>10</sup>

對此，日本本土和平運動，招致的結果是沒有促進協商清除沖繩的軍事基地化。1957 年，岸信介首相與艾森豪總統會談，美國方面，由於反美基地戰爭強烈，故約定由日本本土撤退地上戰鬥部隊，那些部隊在沒有受到條約與法規約束的情況下，聚集於沖繩。1950 年代開始到 1960 年代初期，美軍在沖繩持續從事建設基地，對日本本土的美軍基地大約被減少了四分之一，而在沖繩的基地增加約兩倍，對此日本本土並未萌發反對運動。<sup>11</sup>1960 年代反對日美安保條約運動之際，在示威隊伍包圍國會的情況下，原定要拜訪東京的艾森豪不得不轉向前往沖繩，此時示威隊伍執行部的報告中說到，示威隊伍興高采烈的歡呼著「我們阻止

9

10

11

了艾森豪訪問日本。我們勝利了。懦弱的艾森豪逃到沖繩去了。」<sup>12</sup>他們守護了「日本」的和平，但是沖繩並不包含在其中。

日本本土方面和平運動的心理狀態，雖然在 1960 年代後半期幾乎消聲匿跡，但是不能說毫無殘跡。例如說：在 1960 年代，「本土沖繩化」的辭彙常常被提及。這個，是沖繩的返還，核兵器與美軍基地也隨著歸還的話，回歸「日本」中那也將帶入了核兵器與美軍，無法使沖繩提升到「日本水平」，因此有使日本本土的和平狀況提升到「沖繩水平」的意思在。

~~原文 頁 604~~

這個是伴隨著爲了貫徹反戰復歸的意圖而倡導的東西，在沖繩方面，則是排斥日本本土利己主義的。<sup>13</sup>

總的來說，1960 年代後半期，日本本土對沖繩問題產生關心，是以越戰爲時代背景的產物。若保守政權是伴隨著越戰與美國的國際關係，開始援助沖繩的話，那革新派方面，則是在反越戰運動中觀注沖繩問題。就結果來說的話，以日清戰爭爲時代背景統合於日本的沖繩，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與日本分離，伴隨著朝鮮戰爭，（沖繩）在有「日本」與無「日本」的狀態固定之後，隨著越戰國際關係的變化再次「返還」日本。

隨著越戰的變化，沖繩內政面也有所表現。1968 年，隨著越戰達到最高潮沖繩住民反基地情感也隨之高漲的時候，改變長久以來任命制的行政主席，得以實現公選。在該選舉中，漸進路線與提倡「復歸尚早」的自民黨（民主黨變更黨名）方面，攻擊說到若革新陣營獲得勝利的話沖繩將成爲經濟的「芋薯與赤腳」的島嶼，公約對「立即無條件復歸」與「反對基地」的和平問題，與在革新共闘的支援下，最後由屋良朝苗當選行政主席。在之中，隨著復歸運動由「國旗復歸」移轉到「反戰復歸」，戰爭的激化威脅存在於沖繩住民之間，雖然 1950 年代復歸運動有經濟的利害，但是也顯示了朝向「和平祖國」的期待之高。理解此次對選舉的支援，日本本土革新政黨與沖繩方面關係更加緊密，隨著以革新共闘的人民黨成爲執政黨，也從復歸運動牽引朝向反戰和平路線。

然而屋良本身對於候選人的形容「沒有人說到民族主義者、人道主義者，的革新思想」，並與日本本土的自民黨保持良好關係。<sup>14</sup>在他當選之後，戰略轟炸機 B52 發生墜機事件，在 1969 年 2 月由於罷工情勢升溫，被迫調動撤去 B52，屋良與美軍、自民黨取得折衝的方式，迴避罷工。又於 1971 年 2 月，因爲美軍經費節儉方針而大量裁員，全軍勞（沖繩基地勞動者的組織）進行罷工，屋良對此也採取迴避的態度。

屋良處理如此的和平問題與罷工，得以和緩對立的方法之一，是以其天生的交涉力與自民黨的有效合作，

12

13

14

～原文 頁 605～

從日本本土政府提出經濟援助。對全軍勞罷工的被裁人員，由日本本土政府支付一時的金額，試著迴避罷工，又因為在 1969 年 7 月發生於美軍基地的毒氣外洩事故，而引發瓦斯撤去的問題，面對移送（瓦斯）道路地域住民的強烈反對，仍然由日本本土政府出資重新規劃建設移送（瓦斯）道路來解決此事。<sup>15</sup>

所經歷的事件中，1969 年 11 月尼克森、佐藤經過會談，發表計劃將於 1972 年 2 月把沖繩施政權歸還給日本政府。一般被稱為「去除核武器、日本本土水平」或者是「附帶基地、日本本土水平」的計畫中，關於為了「日本本土水平」而保留美軍基地，帶入核武器，是與日本政府進行「事前協議」時決定的。美國政府在此四個月前開始發表了從越南撤兵的構想，煩惱於財政負擔的美國方面，**保留基地的基礎上**，將施政權歸還給日本的話，便可以降低成本，這乃是傾向於從前以來所存在的見解，用以說服堅持既得權利的軍方。

正值 1970 年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期限將至的時候，反對運動成爲日本保守政權的危機，1960 年的狀況，今將再次出現，反共同盟國想確保日本能被美國所吸收，接著當然是吸收日本政府與自民黨，已成必須避免之情勢。關於沖繩美軍放棄既得權利，由於爲返還沖繩的施政權，因此去除掉反戰運動的爭論點，我認爲是滿足日本方面的民族主義，並得以安定保守政權的好方法。另外面對返還的美國方面，接受了返還後由日本政府負擔美軍基地的租金，並且也由日本政府購買美軍基地外頭所建設的設施等條件。<sup>16</sup>

關於復歸的理想狀態，都有從保守派或革新派而來的批評聲。本來保守政權中，曾有蘆田均所述的「沖繩對日本經濟並不怎麼重要」根深蒂固的感覺仍殘留著。<sup>17</sup>自民黨參議院議員今東光，在 1969 年述及「明確來說，只有薯與黑砂糖的島嶼並不要。」而招致排斥，日本本土的經濟界中，潛在著沖繩的復歸，就日本財政上而言，只是增加了負擔的意見。

～原文 頁 606～

如前所述，依然存在著分割狀況與產生差別，就只有從沖繩外出工作的低價勞工是好的情形，可知財界人士有不少人是主張復歸尚早論。由於沖繩對日本來說如同戰前作爲國防據點的價值已經喪失，因此由政治家與財界人士們來看的話，只不過是因爲與美國的關係而被迫承擔負擔罷了！結果是，從沖繩方面對返還的不滿情緒提升，頻繁地出現「讓沖繩自由」的發言。

另外對革新派方面而言，仍留著美軍基地的復歸，從反戰立場出發是不容許的。從革新派方面來說，該復歸所說的內容是，不僅由日本政府來負擔窘迫的統

---

15

16

17

治經費，而且事實上美國方面仍保有基地的自由使用權。新左翼也好革新政黨也好，是反對自民黨的復歸案的，在佐藤與尼克森會談的時候，在日本本土與沖繩皆進行著激烈的示威與罷工。

然而，屋良是不拒絕該復歸案的。我以為現實主義者的屋良不會談論復歸型態的理想而會繼續進行，因為該案相近於屋良他們本來在 1950 年代所提倡的復歸構想。之後，屋良在與自民黨交涉上，成功達成由日本政府來負擔，琉球政府高達 1853 美元的累積赤字中之一半金額，鞏固了復歸成果。<sup>18</sup>

日本本土以及沖繩的革新政黨中，潛在著不滿屋良的情勢，但是由於是革新共鬪的情況下當選為行政主席，而不可能不支持屋良。1970 年秋，復歸之前於沖繩選出了參眾兩院的議員，實現了「參加國政」（屋良本來從朝向日本強化統合的立場出發，並說了「我認為與其公選主席寧可先將參加國政的方法實現」），<sup>19</sup>就日本本土革新政黨來說，這意味著要避免革新勢力的分裂。由此日本本土以及沖繩的革新政黨，雖然與自民黨談論復歸構想時，加強對決姿勢而主張「反戰復歸」，但是與自民黨保持友好關係的屋良則繼續採取曖昧的態度。

雖說是對自民黨的復歸構想提出批評，不過革新派方面對於（自民黨所提）的復歸案則無法加以否定。

~~原文 頁 607~~

革新派方面強調的是，克服「國旗復歸」明確表達「反戰復歸」，主張以本土和平憲法取代「國旗」，來做為「日本」的象徵。由於變更路線，且為了確認從前的革新民族主義而提出排除「國旗」與「君之代」等夾雜物的見解，人民黨與共產黨所給予的評價並無改變，認為復歸，是日本民族的統一。

在此時期，人民黨與共產黨對沖繩傳統文化進行再批評的傾向產生了，那是統治者欲以從上而下的文化，來讚賞從下而上的「日本民族文化」或者是「日本地方文化」，以做「民族藝能運動」的變化。例如說 1971 年，演出鄉土演藝的日本本土革新戲演劇團訪問沖繩，以「民族藝能晚會」為題與琉球舞蹈一起演出，沖繩人民黨的黨報《人民》對它的批評中說到：「美國……與傳入殖民的、頹廢的侵略『文化』的戰爭」、「為了守護保育民族文化，以民族藝能堅決結合沖繩與日本本土，已獲得從下而上的民族統一」。與此同時，也做了「雖然日本本土文化團的創作是絕佳的，可是沖繩的創作是落後的」的批評。<sup>20</sup>

在這之中，不僅對復歸的現實感到幻滅，而且對屋良的施政與革新政黨，心懷不滿的人們當然會顯現出來。不滿的表現有各式各樣的方式，大體上存在著兩種型態。

一個不用多說的是，由於復歸理想的破滅，故對日本方面的自私加以批評。歷史學者後來成為沖繩縣知事的大田昌秀，研究從琉球處分以後日本對沖繩的處

18

19

20



置與待遇，而寫了《醜陋的日本人》一書的評論。沖繩早期被受矚目的芥川賞作家大城立裕，也對日本以及沖繩內部的復歸運動加以批評。<sup>21</sup>另外，關於日本本土共產黨與新左右的對立關係波及到沖繩並相互作用，支持屋良依據民族統一主張復歸的人民黨與共產黨，與琉球大學學生組織等形成對立。

另外一個方式是，繼承從前琉球獨立論的流派，存在著保守乃至於親美系。原本自民黨提倡復歸尚早論，前面已經述及過，沖繩自民黨的前身為民主黨，是親美的政黨，在美軍的統治下獲得既得權利，並集結了財界人士與業者的支持。根據前述，經濟的利害是在 1950 年代中復歸運動方面的論理，

～原文 頁 608～

1968 年行政主席的選舉中，強調經濟的利害並與日本本土自民黨結合而有復歸尚早論方面的議題，這個時期重視經濟的既得權利的沖繩保守陣營主張復歸尚早乃至於反對論。例如，任命為主席的松崗政保，可知其原本是琉球獨立論者，琉球商工會議所理事松川久仁男等也是，批評以「**日本人教育為題與教職員恩給，退休金**」為目標的教職員會的復歸運動。隨著復歸的具體化，基地周邊業者等也開始反對復歸乃至尚早論也隨之抬頭，強調對琉球王國的讚美與具有侵略性之琉球處分，出現了「琉球議會」運動與「沖繩人創造沖繩會議」等。<sup>22</sup>

後者保守系反對復歸而提倡尚早論，日本本土方面保守勢力的存在，**與成本論由於差別情感而也與復歸反對論**，有著微妙的交叉重疊。1969 年 4 月，在櫛木縣的一位醫師投書，並刊載於《琉球新報》，有以下的敘述：<sup>23</sup>

琉球國人啊！各位本來應該是在獨立國的。……那是，在明治維新忙亂之中混淆了，被當作是日本沖繩縣民並佔有琉球。並以（日本）內地左遷官僚役人來統治，成為日本的赤字縣。……非常幸運的，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各位得以脫離日本，而在美軍的施政下，因此各位……軍事設施以外，所擁有的是（日本）內地所想像不到的自由。同樣的領土也是，朝鮮已經獨立了。台灣也已經獨立了。各位的琉球，為何沒有獨立呢？不用擔心財政。若提供觀光與博弈的話即可……成為歡樂之國。因戰爭所受到的損失早已忘卻。我想偶然遇到大颱風的話是可以的。……**先停止沒有意義的復歸本土之決心**，給予各位最好的機會吧！

那位醫師更進一步，對從沖繩選出到東京國會的議員有這樣的敘述，「為何干涉外國政治？現在沖繩（對日本而言）是外國，日本（對沖繩而言）也還是外國吧！」對此，當然，從沖繩方面做了以下的批評「**沖繩是性質相異的事務，……只要體會，蔑視日本而將性質相異的事務帶進去，似乎不要傲慢較好**」。<sup>24</sup>

21

22

23

24

～原文 頁 609～

也就是說當時，自民黨與美國提示出復歸計畫，革新派的反戰歸賦與民族統一路線，以及保守系的琉球獨立論等，是複雜的交錯在一起。為此，**即使對復歸論有異議，但若想與保守系獨立論保持距離的話，則難以提倡反對復歸結構的完成。**並無理想的復歸型態，若人權狀況等的改善能夠有所期待的話，**則是更為重要的事情。**為此對於大田與大城，或者是說當時日本本土方面良心的知識人所知悉的中野好夫與大江健三郎，批判著日本本土方面的差別意識與統治歷史，並無明確的提出反對復歸。因此，與保守系獨立論採取保持距離而且一直提倡「反復歸」的新川明，成為大家聚焦的對象。

## 對「面具」的厭惡

成為反復歸論的議論者新川明，知道其從以前便是位詩人。在其言語中，必須提及若干事情。

首先 1931 年出生的新川，成為當時方創立的琉球大學的學生。據前所述，琉球大學本來即是為了培育親美菁英而設置的大學，是戰後琉球承辦不少近代高等教育的場所。另外，**統治者方面，由培育高等教育的機會，出現反抗統治的現象**，在第 13 章中談及以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開始，在世界的殖民地統治中常常可以見到，琉球大學的學生們內部，也培育了對美軍統治產生質疑的人。

面臨八重山戰敗的同時，思索著「聽到戰敗，相當的懊悔，早晚成為大人來打擊敵人。」的「軍國少年」新川，進入琉球大學時好像是主修英語科，後來變成主修國文科。他入學的時候，琉球大學設備相當簡陋，多數的學生皆以留學美國或

～原文 頁 610～

日本本土為志業。屬於「留美志向的人大體上是英文科的」中的一份子，新川對此感到排斥並說「他們對美國可說是相當熱衷，是一種時髦（流行）嘛！」。之後，新川未能實現試驗一下「留日」（的夢想），便成為雜誌《琉大文學》的創刊成員，開始沉浸於文學創作。<sup>25</sup>

「連島鬪爭」那年 1956 年，《琉大文學》被禁止發行、半年內停止社團活動，並處分責任編輯者。其一部份的原因在於，新川的詩〈《有色人種》抄〉，以下引用一部分內容：<sup>26</sup>

即使是在黃色人種中

25

26

也有各式各樣的人種

守護著純正的血  
相信著純正的血  
鼓勵結合 緊緊的相互結合  
配合步調繼續前進的人們

背叛純正的血  
出賣純正的血  
巧妙掩蓋於面具之下的 是有如猿猴般醜陋的面貌  
善於生活竭盡嫵媚姿態

我們 剝掉那面具  
為了將他們至於光天化日之下

~~原文 頁 611~~

要睜大雙眼  
為了混濁我們的血  
為了揭發所設置的圈套  
四六（二十四小時；整天）時 要睜大雙眼

我們是黃色人種  
自豪的黃色人種  
黃色人種中的猿猴與  
威脅我們純正血緣的白狼  
為了撕破便便的大腹  
我們走吧！  
咯咯的笑！並睜大雙眼  
我們走吧！

誇耀被蔑視的「黃色人種」，蔑視「白狼」以及與背叛「血」的「黃色人種中的猿猴」爭鬥。當時的沖繩，有身受美國方面的文化影響，謀求社會的上昇者，在琉球大學新川說「受美國強烈影響」的人們是存在的。排斥統治者「狼」的視線以及嫌惡與狼同一步調的「猿」，是生存於殖民地狀況中的知識份子共同發生的事情。接著新川在此之後，採取反復歸論的姿態，在詩中以「黃色人種」替代為「沖繩人」、以「狼」替代為「日本人」，他把沖繩內部的「猿」視為復歸論者並在「剝掉那面具」這點上表達的很好。

然而，這裡所強調的「血」即新川本身，老實說「沖繩人」並非「純正的血」的所有者。

～原文 頁 612～

他是沖繩出生的父親與日本本土的母親結合後所生的人，因此至發育時期對沖繩語還不太會說。大學中途退學後，新川進入報社而在大阪工作，在那裡同樣有日本本土出生的母親與沖繩出生的父親所生的同事。新川的那些同事時常強調母親的出身，而表示自己是「日本人」，對此新川說到「內心中感到強烈的排斥與輕蔑，心中一直嘟囔著『我也同樣雙親中一位是大和民族，然而我斷定是沖繩人』」。之後他在大阪在職時，「與妻子商量學會沖繩話」、「雖然不能停止音調的錯誤與缺乏的語彙，但能夠設法使口舌合著拍子」。由於新川以反復歸論開始批評「日本」，並敘述到「就我而言，我母親出生的國家是日本，甚至意識到我的血中流著日本（人）的血的事實，是難以忍受的恥辱」，從其所言，是懷抱著與殖民地「混血」的知識份子同樣的煩惱。<sup>27</sup>

接著，談到新川的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事情是，他小時後的生活，後來新川從大阪回到沖繩以後工作的場所，是沖繩的邊境被琉球王國所壓榨的八重山。他在那邊時見到了「大和與沖繩是所謂『中央』與『地方』的位置，由於有相關聯，沖繩與八重山之間，仍然以同樣的對等關係存在。」。另外，文化方面也是「近代以來的沖繩人，根據大和文化與我們的文化是等質同根的產物，因此提升邊境我們的文化，有如希望確保對等的地位，**エーマ**人，有與我們同樣的文化遺產，與沖繩的文化遺產相較，由於是等質的文化，希冀我們能從邊境感脫離而出。」，也就是說，「狼」與「猿」的關係，在此地也是存在的。（新川明，《反國家凶區》35、37頁）。

如此，對沖繩內部的地域差別的自覺，與伊波相同，對新川而言，造成了沖繩民族主義的複雜姿態。他對於「日本」，是擁護沖繩的，如同後述，在1970年代前後，是對琉球獨立論保持一定的距離。那或許不是他對於保守系的琉球獨立論的批評，而是所持有的意識所造成的，並說到「說到沖繩的自立與獨立，八重山或宮古的人們，說到『我們該如何是好？沖繩只能獨立嗎？』，現實生活中的抗拒。」。<sup>28</sup>

～原文 頁 613～

在統治關係之中，特別是文化的劣等感中，對「狼」的嚮往，「醜陋」的「猿」拋下我們而去。這是新川自始至終所嫌惡的，常以之為敵，之後的反復歸論中也是，由於經濟與政治的不平等，他的關心集中在文化的以及精神的自尊心問題。

---

<sup>27</sup>

<sup>28</sup>

之後，自己本身承繼「狼」的「血」的意識，與對沖繩內部統治關係的關心，這不僅止於歌頌沖繩與沖繩民族主義，而他的思想也招致了周邊性（邊緣化）。

雖然如此，但新川在著作中表明反復歸的姿態是從 1960 年代後半開始的，在此之前他則是復歸論者。就新川來說，「在渡過戰敗的混亂中，就沖繩而言，當然也是對我們而言，日本是一個烏托邦」，就他個人而言，「日本是我母親出生的國家」。然而，他的復歸之想法，是 1950 年代復歸運動指導層與實例的事物有所不同，並提出了非常實際存在的期待「以前就我而言，『復歸』，是爲了包含我在內全部的沖繩（人）之解放，是不容許逃避的『戰鬥』」。（同 66、68 頁）

雖說如此，新川的內心是對如此的期待感到失望的，並已經從 1960 年代初期便興起了。1960 年所發表的詩畫集中收入了「可望見的日本」，他的詩是爲人所知悉的，將該詩列舉如下：<sup>29</sup>

日本啊！  
祖國啊！  
到那裡來的日本  
在我們的呼喊下  
背過去無賴的臉

~~原文 頁 614~~

沖繩的海  
日本的海  
劃分兩者的是  
北緯二七度線  
融於波濤之中  
有如折刀般  
在我們的心中  
劃了下去

該詩，是新川在大阪工作時期所創作的，「當時已經在我心中……身爲烏托邦的日本，在現實裡，踏進體驗中消滅了。」雖然尚且對於復歸論，他心中並不是否定的，新川在該詩中談到「背過去無賴的臉」的部份中，僅止於表明「對日本的不信任」。

然而該詩，表現出沖繩方面的詩人對日本的思慕，是在復歸運動中常常被引用的。在北緯二七度線上所施行的「民族統一」海上大會之報導，還算可以，使用電影的結尾，爲了演出沖繩方面的〈純正般的思想〉，故引用了削去的「無賴」部份。依據前面所述，在 1960 年代前半期的復歸運動，爲了喚起日本本土的關心以及爲了彌補理論的欠缺，因此「民族的血濃於水」與「孩子愛慕母親般的純

---

29

真心情」等形容被胡亂述說，以避開差別的告發與表明對日本的不信任。

然而，新川方面，「我在那首詩中打算塗抹在其中的是，是對不能理解、不正常的心情而感到焦慮」這是當然會的。(同 75 頁)而且如此的焦慮，實際上是對復歸論明確出現於 1960 年代末期，至此，已變為與反復歸論同時出現。

~~原文 頁 615~~

從如此的立場出發提倡新川的反復歸論，與其說是政治經濟的復歸，不如說是自我認同上問題的復歸。他以反復歸論批評復歸論最主要是，有以復歸與「民族統一」為名，而有「佔有沖繩人使其『完全，預期為日本人』」的想法(同 96 頁)。他解說自己所提的「反復歸」的思想，有以下的敘述：(同 304 頁)

……我提倡「反復歸」時與「復歸」，並非指將被分割的日本與沖繩，在領土的、制度的再合併以外的現象，如此說來，使沖繩人自己投身陷入〈國家〉的一方，指向自發地思想的經營。在那意味下「反復歸」，即是個人的形勢朝向〈國家〉的合而為一化，換句話說是不妨礙持續徹底拒絕的精神志向。換個詞彙來說的話，反復歸即是反國家、反國民志向的。

新川所說的「國家」，從作為政治概念的主權國家來說，要求構成人員的忠誠與同化，甚至關係到個人的自我認同之國民國家。另外，他的「反復歸」，可說是從徹底的「個人形勢」出發，拒絕朝向國家的同一化之思想。所以，他重視沖繩的「異族」性，以此來說「在日本人面前，自覺到自己是頑固的沖繩人之意識構造」，並且提倡「否定國家的思想而自發的異質感，以此作為持續反國家權力的戰鬥之思想據點」(同 8、97 頁)。這是，當時的新左翼是受到獲得評價的吉本隆明的共同幻想論的影響吧！但是多數是從新川的經驗所衍生出來的思想。

那麼因此，拒絕向日本國家同一化與統合的原因，是對統合的形式平等嗎？不平等嗎？並非是問題之所在。我寧可就新川而言的話，從差別中脫出的目的只限於追求「作為國民的平等」，「撤廢差別運動也是，那是包攝於更大的國家與民族主義中，……(為了)徹底的改革國家體制，不得不去戰鬥」。

~~原文 頁 616~~

如此的構造之中，有著「乍看之下，可觀察到反體制的運動也包含在其中，……對應於差別措施的巨大，從沖繩內部強烈要求『從差別中脫離』，其作用在於取出從沖繩內部積極的朝向日本同化的力量」。接著，「『復歸』，即是起因於日本同化的志向，必然將日本與沖繩融合為同等的國民，沖繩的我們，只有希望能與日本人絲毫沒有差別，並賦予作為同等國民的資格的心情」。(同 122、119、66 頁)

就新川而言，沖繩從差別之中脫離出來的目的在於加強日本同化志向，其過程是「宛如近代日本天皇制思想體系與民眾意識的對立關係，酷似於那的接受與持續」。人們，現實的差別與生活越來越悲慘，進而幻想天皇是「一視同仁」與

救濟的象徵，而加強了對天皇的崇拜。接著從如此的差別中脫離而出的努力，是「現實上是，具體且實在持續的朝向大和=日本，**無法寬恕自己而持續著功能包圍進來，而背叛自己**，相反的，自己的努力，根據那個努力，持續扼殺包含自己在內的日本以及亞洲人，鞏固國家的存立，而重複著愚笨又悲慘的自轉。」(同 27、31 頁)。

就新川而言，他是追求像「日本人」那樣的平等運動歷史的先驅，與革新系的復歸運動被視為英雄的謝花昇的參政權請願運動，無非是伊波普猷的日琉同祖論。特別是謝花昇的運動，是「近代沖繩最突出的反體制運動」，同時也是「擔負起統合日本民族主義與沖繩民眾上非常重要勝利先驅的任務」。新川提出對當時流傳著與謝花昇與中江兆民、幸德秋水交流說的疑問，並有以敘述「(謝花昇的)主義，乃根源於中江與幸德的思想，並非否定以專制的壓抑與強制的掠奪為根源的天皇制國家權力為方向，……日本帝國臣民獲得完全的權利，而此範圍以外則什麼都沒有。」，「謝花昇思想的內情，……**寧願不要以板垣們所謂的民權右派進入嗎？**」(同 121、123、124、168-169 頁)。假使新川知道板垣組織「台灣同化會」的人物的話，可能也會強調板垣的想法吧。

~~原文 頁 617~~

事實上，謝花昇的參政權請願運動受到矚目的時間，依據新川所指出的，是在 1970 年秋沖繩參加國政選舉的前後。在那次的選舉中，代替屋良率領沖繩教職會的喜屋武真榮與，人民黨委員長瀨長，因獲得日本本土革新勢力的支援而當選，但新川此時號召杯葛投票。就新川而言，那是日美政府在 1972 年反還所造成的既定事實，是增加日本本土革新勢力的議員的策略，總的說來，關於沖繩的參政權之情況，只有加強向「日本」的統合，而別無他法。

另外，拒絕以上憑藉國家的統合，並非是統合的國家是〈好的國家〉嗎？或者是〈壞的國家〉嗎？的問題。就新川而言，「我們本來不得不持續戰鬥的對象，即是壓抑人民從不厭倦的國家權力本身」，「那是該戰鬥的對象是同民族嗎？異民族嗎？是一點問題也沒有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國家『權力』是，要求被統治的民眾服從的強制力，其功用是不會變的。」。接著對新川來說的話，右翼的民族主義與共產黨的民族統一戰線都是「僅是一方面提倡『反共民族主義』，一方面揮舞『反美民族主義』的大旗」。(同 184、215、218-219 頁)。

接著從當時的狀況來說，從憎恨「面具」的新川之志向來說，對於顯露出差別的美軍與保守系論者，他將其視為「作為與沖繩戰爭的國家，在日本中擴散與溶解，**持續強制逼迫偏向民族主義**。」，對於人民黨與共產黨的復歸運動，則是朝向更激烈的批評。新川批評屋良的施政，對於革新勢力所主張的反戰復歸，則敘述為「那可以說是『復歸』思想的一項變種，仍是在日本民族主義的影響範圍內，並無改變」，並形容為「所抗爭的事，若只說是『保留基地？撤去基地？』

那將矮化沖繩問題，只是以競爭激烈的『不如預期返還』作為民族主義之競爭」（同 11、66、84 頁）。

新川的「反復歸」，由於僅可說是復歸反對論，是以沖繩的「異族」性來對抗國民國家的論理。因此新川最激烈反對的是主張民族統一思想與革新民族主義的共產黨與人民黨。

## 與獨立論的距離

沖繩人民黨與日本共產黨反駁新川的不只是在思想上的理由。當時人民黨已經與五十年代的人民黨有所差異，而與日本共產黨一體化，如前所述，自六十年代抬頭的新左翼運動在本土不只威脅到共產黨革新勢力的主導權，也在沖繩批判人民黨與共產黨。作為共產黨與人民黨與不過是作為新聞記者的新川，可看到他們作為回歸批判論者的代表性格，他們認為要質詢新川來證明民族統一路線的正確是有必要的。

首先是沖繩人民黨的機關雜誌《人民》數次刊載對於新川的匿名批判記事。從中來看，新川的主張是「想要允許唾棄祖國回歸民主勢力的勢力」、「其立場與見解在“反共反人民黨”的『左』右的潮流中承擔一個或兩個任務是客觀的事實」、「反回歸論應該就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佔領統治的延續」是這樣的「敗北的思想」。所謂回歸是「自下開始的民族統一，是克服差別的道路」、對於反回歸論「最先歡迎的是日、美的統治階級」。<sup>30</sup>當時的人民黨機關雜誌陸續有批評新左翼興起的記事，這個很明顯的看到是對於新川批判的其中一環。

日本共產黨的雜誌《前衛》也是在其沖繩問題特集中收集很多的反回歸論，新川的議論強烈的非難「有破壞或妨害沖繩與本土的統一戰線的情形」。在上述提到的特集中上田耕一郎評論「作為日本民族問題的沖繩問題的掌握方式在本質上是不一樣的」，形容為「很有可能與美國奪取施政權的事件在思想上、實踐上的認知都有所聯繫」。如此一來，新川批判屋良是帶有「反人民的犯罪性」，反覆主張「回歸運動是為了真正的獨立與和平、平等主義，也是日本人民鬥爭重要的一環」。<sup>31</sup>

特別在反駁方面，新川形容沖繩為「異族」。從共產黨來看是認為「我們要求參加國政，而縣民要求……沖繩人要從成為日本國民的原則出發」，新川則主張「全面否定伊波普猶以來的「沖繩學」之命題」。也就是，「試著從關於民族的指標來檢討，在語言學上，萬葉時代的古語是從沖繩所產生，沖繩方言就是名符其實的日本語，從地域上、歷史上、經濟上來說都有共通性」，「對於『異族』，新川氏是認為這是作為感覺上的『異族』，「對於國家或民族考慮來看是不科學的」。<sup>32</sup>

30

31

32



當然，也有人批評新川的歷史觀。新川的琉球處份觀點是「如某位歷史學者（井上清）所主張的，與明治政府合併『琉球獨立國』是站在同一陣線的」，伊波與謝花所指出的是「真正的民族統一」、「不用說一定不是新川記者所說的，是寄予往『天皇制國家權力確立』的民族統一」。對共產黨與人民黨來說，新川的思想是「完全無視之前的研究成果而一面的歪曲歷史事實」，「以混亂的東西做為雜學來收集，攻擊祖國回歸民主勢力與人民黨」。<sup>33</sup>

森秀人等人曾經同樣批評新川「『凝聚左』翼的裝飾的“獨立論”的亞流」。根據人民黨的機關雜誌「歪曲的“被差別意識”變為五十年代初期沖繩獨立論者的『理論根據』」，反回歸論是「到目前為止沖繩歷史中的反回歸論＝獨立論，都是歷史轉換期中不會開花的花朵」。從當時的共產黨發行的沖繩問題小冊子所附的年表來看，戰後人民黨刪除當初發行的「慶祝沖繩民族獨立的訊息」，確定琉球獨立論是聯繫美國帝國主義的保守反動勢力對於民族統一的背叛行為。<sup>34</sup>

對於這樣的批判，新川也提出反駁。他認為所謂「異族」是意味著拒絕國家的同一化的個人意願，「沖繩人是否在學理上絕對是日本人的一員之類的議論是沒有關連的」。如此，共產黨與人民黨所說的反戰回歸是以「非核也非基地的沖繩完全回歸」，以所謂「日本的和平建設」的大義名分，在日本民族主義中去除沖繩所堅持的可能性，沖繩不過是做為日本反戰和平運動的道具或是為了「日本獨立」、「日本民主化」的國家改革而已。

他關於共產黨的反戰回歸論，如下述：

說起來，所謂「民主、和平、中立日本的建設」等東西，一直被現在的體制者拿來做為看板，也都是通用的題目。和平的美麗獨立國「日本」等國，對我們怎麼做會比較好呢？沖繩的相互目的是與日本國和平的存在等。什麼都沒有，「為國犧牲」而接受近代戰爭慘事的沖繩戰的理論，不過是一直穿著「民主」化衣服而已。

沖繩所有的歷史，都是在沖繩戰的慘事中所學習到的，一定是否定這樣的理論，由此導出沖繩的戰鬥，如果是這樣，最後如何為政治權力所掌握，就必須要否定國家存力的本身。

從新川的言論來看，反戰回歸論是跨越做為象徵「日本」的「日本國旗」而強調日本憲法，而引出描述日本為烏托邦的同化願望的延伸理論。

沖繩人從戰後貧窮與悲慘的人權狀況逃出，而創造出豐富人權所守護的和平之國「日本」的想像。但是從新川來看，這就像所有的烏托邦一樣，「做為沖繩人意識中的想像，能夠理解人人希求的樂土的意義，但也決不是現實的日本國」。儘管如此，「戰後沖繩的祖國回歸運動」的確是從虛妄的幻想出發，而從組織運動的角度來看，煽動與「血濃於水」的心情，並將其合併。「總之，如果回歸日

---

33

34

本由憲法所賦予的人權守護，生活獲得保障。是很棒的事，超越理論的日本烏托邦論描寫著美好的夢，但一面是素樸的民族主義，另一面是聚焦在利己功利主義者民眾的心情」。如此，現實狀況越來越苦，其幻想「壓迫人民，有從目前現實跳躍出來的心情，人人建立一個開放的世界」，「無須贅言，日本現實上在憲法條文的範圍前，烏托邦或是以此目標來努力，這些都是戰後民主主義的幻想，在今日都已經能夠明瞭了」。

共產黨與人民黨批評新川的「獨立論」，新川本身也很明確的說出本身的主張與獨立論的差異。他的琉球獨立論，如下形容的：

雖然我反覆的說日本同化志向＝「回歸」思想的克服，因為日本的相對化，所以強調日本與沖繩的異質性＝「異族」性，這是背叛日本的民族主義，而也矮小化了沖繩的民族主義，我想琉球獨立論的思想系列是有將其視為一體的危險性。沖繩所有的在歷史上、地理上持有的與日本與沖繩的異質性＝「異族」性，沖繩與日本相對化的思想，延遲開史的時刻，做為顯現琉球民族主義的琉球獨立論不用說是開花結果……主張「沖繩人的沖繩」，展開琉球王國再現的言論。

新川強調獨立論與本身主張的差異之理由有兩個。一個是他認為舊的獨立論與當時的「沖繩人的沖繩會」運動不過是「瞄準以美國佔領統治為主而確保利權運動」。另一個是「反回歸就是反國家、反國民志向」，所以他的思想沒有被評價為「復古的沖繩民族主義」。新川當時是「自己完結為獨立黨的「沖繩獨立」。國境之內地表的全部東西在現在的國家群承認世界的狀況上的獨立，而自己來完結」。而後年也論述「分權也好、獨立也好，狹隘意義中的沖繩民族主義似乎給人是閉鎖的生存空間社會空間的想像，也就是這是沒有意義的。這簡直是日本現在血統主義的縮小版，這中間的想像之國家」。<sup>35</sup>

新川所對抗的回歸運動的思想是爲了日本做爲國民國家而獨立，揭開「日本民族」的統一，將沖繩與統合於「日本人」（新川所說的同化）。如此，沖繩已經是國民國家的話，單一的「沖繩民族」的設定是在哪裡呢？例如宮古或八重山的人都包括在「沖繩人」之中嗎？，這就不得不直接面對排除的問題。如果排除，就有「異民族視角」的差別，如果包括的話，伊波可能在創造沖繩民族主義之時就是爲了肯定同化。雖然沖繩獨立，那麼以原來的民族主義與國民國家的原理來看的話，很可能再縮小並再生產排除與同化的關係，新川沒有這樣「混血」的部份。

新川的角度，相反的人民黨與共產黨批判「回歸運動是沖繩中人民解放鬥爭的前提，對於這樣小的批判，但是日美統治層中一部份的分裂主義者，相同加上琉球獨立論」。這也可以說回歸也好獨立也好，及包括或排除的兩項對立只能把握事態的思考型態，進一步批判。

---

35

## 「否」的思想

但是，從共產黨與人民黨對於新川思想的最大批判是「總之，拒絕、怎麼做，沒有這樣的展望」「完全沒有現實性」。上田耕一郎在《前衛》雜誌上中總括，將新川「思想上有急進主義的小熱潮」，「我們如果以這個問題為中心的話，沖繩的全面反還的政治課題能是統一的行動，而不是從哲學的立場來進行的論爭」。<sup>36</sup>

先前與圍繞著琉球處份的評價的森秀人等人進行新里惠二也主張「從民族國家內的階級鬥爭，以勞動階級為先鋒的人民掌握國家權力並解放之，我否定國家權力，而不是要取消做為暴力機構的國家」。而作家的當間嗣光也批判「新川他們高舉綱領、政策，七齣組織勞苦大眾的思想，而不是發起運動」。總之，「新川的議論，一口合理化敗北者的思想與鬥爭放棄的思想」，這是共產黨、人民黨方面的說法。<sup>37</sup>

對於此，新川氏的反應是在某種意義中完全交錯。一開始他的反回歸論與政治運動相比，是圍繞在自我認同的思想形式。對於他在上述的批判，「思想孕育生命，自立其個人性」，反問「對於考慮產生一個思想的人，綱領與政策是有怎麼樣的必要呢」。根據新川，「切斷綱領與政策等的束縛，提出作為思想上的反回歸＝反國家命題」。

像是在《前衛》的雜誌中上田耕一郎，這樣哲學的議論是從大眾運動與組織政黨的立場來看，可以說沒看到什麼意義。但是從新川的角度來看，主張「雖然一人告發糾彈國家與國家權力，應該是沒有固定化的表現行為」。在這之中，兩者的議論不得不是以平行線。

做為共產黨的對手，新川的思想不少是從非現實來的批判。1971年，刊載於《世界》雜誌的座談會，新川與沖繩主婦外間米子、琉球商工會議所專務理事的安里芳雄做為對手，以下是交談內容。<sup>38</sup>

外間：聽到新川先生的沖繩獨立論，例如在回歸之前的共同聲明，「琉球聲明」

或是「沖繩人的沖繩會」在思想上是何關係？

新川：一言以蔽之，「沖繩人的沖繩」或是「琉球議會」的時候，對於美軍支配的角度是完全欠缺的。此二十五年間苦痛狀況中自己守護培植出來的特權的利權。單單只是這樣的意識。

外間：另一個問題，例如在英國有所謂的自治領，所謂的「琉球獨立論」是在全體國家中做自治領的構想嗎？

新川：還是有這樣的思考方式，日本全體中的九州，是希望能夠組成像是九州地區的 block。

36

37

38

外間：這樣的話，這最後還是更擴大與確立地方自治權。

新川：但是，我們最終的理想就是想要否認國家本身。不管是資本主義國還是社會主義國，在達到否定國家權力本身之前，這就是我們的目標。……如果不這樣做的話，最後還是只能從下面來補充體制上的民族主義。

安里：世界上有哪個地方是沒有權力呢。

新川：但是我們所生活，或是行動的最終目標，除非是設定沒有權力的狀態，否則還是只能這樣。

這個對話很清楚的表示新川的思想。他的反回歸論是以每個人都知道的「獨立」、「自治領」、「地方自治」等既存的政治用語做分類，在捨去「世界上有哪個地方是沒有權力呢」。這是不可能瞭解的。

新川在現實層面中認為「回歸」的一步前進，當這樣的時候，也沒有採取別的議論。在大統領行政命令中規定的人權是無視其他的狀況，對於回歸，憲法適用的一步前進是不用說也知道的」。確實，沖繩持續的流行「日本人」與不是「日本人」的「無祖國之民」的無權利狀態相比，被分類為正規的日本人是比較好的。但是新川認為「拘束我們，讓我們陷入『國家不明』的壓抑狀態下的元兇就是『國家』……並不是否認元兇『國家』，而是相對的想要推動解脫大眾的運動」，這就是戰後的回歸運動。<sup>39</sup>

雖然回歸的動向往確立的方向進行，而新川本身也認為「很明白的，我們只是相當少數的異端」，只能敘述「一言以蔽之，72年也是很灰暗的心情」。但是，提倡反回歸的理由，他們認為「沖繩人無疑沒入國家＝日本，不斷的支撐統治體制的強化的所謂愚昧且悲慘的感情，作為思想上攻擊初源的方式，我很固執的持續主張「不要」。對於新川的反回歸就是「不要」。<sup>40</sup>

權力的作用只有包括分類所謂「日本」、「美國」或是「沖繩」的國民國家成員，並將其解放。更深入的分類「日本人」，並獲得權力，「獨立」後形成新的國民國家，其次國家內只能形成「自治」，而不是對抗的手段。新川當時在回歸日本與美軍統治中持續主張對於沖繩獨立的所有議論就是「不要」，問到反回歸就是這個重點，如此，不斷進行「日本人」境界統治的日本展現出近代國民國家百年來的歷史成果，是明確的「反國家」的思想。但是，還是沒能停止回歸的潮流。

1972年5月15日，沖繩「回歸」日本。

---

39

40